

徐永昌勳名自有

張錦富

零行孤苦發奮苦讀

徐永昌先生字次宸，人多書為次辰，亦從之，不加更正。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，即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十一月一日出生於山西省崞縣之沿溝村。平生不作壽慶，其生日鮮為人知。父諱慶，務耕讀；家貧，廢讀服商，攜妻子僑寓大同。母趙氏，生子女四人，先生居幼。七歲入塾受書，聰穎異常兒，不幸法遭閔凶，兩姊一兄相繼亡；民國紀元前十二年，即清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遭母喪，十月父亦見背。時先生甫十四歲，遠離鄉井，零丁孤苦，而無可告語。

是年秋，八國聯軍入北京，西后挾光緒帝西奔。冬，武衛左軍護蹕過大同，先生赴父執商店

，盧葵卿營書記官營口徐翁椿齡見而憫之，又喜為同姓，遂攜入營，執勤務，隨軍歷晉陝豫冀。和議成，還駐琉璃河，方得閒溫習書字。後入毅軍于役，先後駐南苑、通州、平泉、呼蘭等地，以誠實著稱。曾為副帥崑源任騎衛士，由呼蘭隻身赴通州，面謁統帥馬玉崑遞取公文，以其能忠於所事也。先生有恆，出自天性，在營染傷寒，休養於徐翁家，獲春秋左氏傳，愛不釋手，後每假書讀，務反復通其要而後及他書。立身行事，惟在求己，自謂才識不足，可力學而致也，銘其齋曰「求己齋」，躬行實踐，以此自勵，雖凍餒愁苦，從不怨天尤人。

紀元前四年，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，錄取百六十人中，名次百五十九，發憤攻讀，第三次月

考，已名列第四矣。又以幼時失學，從未習算術

，至是日夜鑽研，足不出校門者四閱月，一躍而成績冠同儕。紀元前一年畢業，授副軍校，任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副哨長。痛國勢之陵夷，憤西后之失政，與革命黨人相往來，常秘密集會於北京國風報館，時有遇害者，事幾敗。

辛亥武漢首義，山西起兵響應，續桐溪（字西峯，崞縣人）率弓富魁（字海亭，崞縣人，時受西峯命，以保衛地方為名，組忻代寧公園）鄉團據大同。時先生駐北京，奉命隨統領陳希義赴大同平革命黨，先生辭曰：「予離家久，未嘗省斯土，今同鄉作戰，良不忍」。營長某，素重之。遂薦任毅軍新兵營哨長。先生嚴教令，重紀律，與士兵同甘苦，相處如兄弟，情感日深，至不忍相離。

民國元年春北京兵變，先生適佈哨新城，捕逃賊賊，一介不取，上峯賢之。是夏，陸軍部籌設將校講習所，先生志切學問，辭哨長入所，二年冬，畢業。中德教官及陸軍部主管咸器重之，擢派南京預備軍官學校第七連連長，或薦任直軍某團團附，均辭謝，蓋先生不忘求學，遂又考入



徐永昌將軍民國初年在陸軍大學肄業時的照相。

陸軍大學第四期，每於野外戰術實施，或參謀旅行，其作業皆具獨特性，不苟同。

民國四年夏，袁世凱謀帝制。其年冬，遊謀益彰，國父派員分赴各省策動討袁。先生素沉靜，不苟言笑，在校惟以學業為務，至是則毅然於五年春離校赴滬，參加倒袁運動。謀入浙，過嘉興，聞浙獨立，乃赴魯參與吳大洲、居覺生（



徐永昌與蔣委員長介石先生合影。

正)之起義民軍，並為大洲組織參謀廳。適袁憂憤死，遂於秋初回京，繼續陸大學業，多畢業。為與續桐溪(時為華北民黨領袖，並任國會議員)孫岳(字禹行，高陽人，辛亥武昌首義，曾任黃克強軍之參謀長及江北第十九師師長)謀國是，遂辭外調，任陸軍訓練監編輯官。續嘗語先生曰：「予作事之心，消沉已久，遇君乃大振。」

又曰：「求同事不求其能代己，祇求其能幫己者，便是二等人物。予且將以所任卸之於君。」其見重先生有如是者。

壯志凌雲援陝圖甘

民國六年初徐州會議後，復辟之說，甚囂塵上，先生嗤之。七月一日晨，張勳所部「辮子兵」三千人突入京，實行復辟。先生以其事近兒戲，亦當以兒戲對之。時孫岳任直督曹錕之顧問，於是赴保定謀說曹迅調輕裝部隊二團即午入京，勳可立擒也。曹尚觀望，乃亟赴津謀諸續西峯，遂與李岐山(名鳴鳳，山西安邑人，辛亥革命起兵運城者)陸建章(前陝西督軍)等會，即持建章函赴廊坊晤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，赴通州晤第四混成旅旅長張錫元，並與張部帶開拔費萬元，促急進。錫元率部於翌晨掩入北京朝陽門，事已垂成，為王士珍勸阻，竟自撤回，遂無功。旋段祺瑞馬廠警師，冀晉兩省響應出兵，亂遂平息；而洞燭機先者，實先生也。

民國六年冬，孫岳創辦直隸軍官教育

團於廊坊，邀先生任教官，主其事。語先生曰：「大丈夫做事，不妨拖泥帶水，年來察弟行事，何絮矩乃爾。」對曰：「願互勉之；第兄在曹所，亦望毋自高位置，苟能掌一團一營騎兵，得當可以縱橫大江以北，阻北洋軍毋使南向。」孫岳深聽之。蓋是時國父已在粵組織軍政府，就任大元帥，宣言裁亂護法也。七年春，北政府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交惡，奉軍入關助段，直隸軍官教育團奉命移保定，孫岳適赴武穴，先生部署遷徙，三日之內，即在保開課。在學青年，受先生人格之感召與學術之教導，深植革新軍事之基礎，後來國民軍第三軍幹部，多出於此。續西峯旋南行，促先生同赴粵，謁國父，遂偕之廣州，國父適赴日本。時陝西靖國軍正為陝督陳樹藩所迫，遂與西峯取道港越入滇，經筑渝而達蓉城，促滇黔川靖國聯軍總司令唐繼堯及川軍熊克武、呂超等，分兵援陝，先生與西峯隨軍北上。八年元旦，師次廣元，不得進；西峯改道先入陝，先生回保定，再執教於直隸軍官教育團。

民國九年春，李岐山在渭南邀先生赴陝，先生本亦與續西峯有約，遂會於三原。時在西北之續範亭、鄧寶珊、武勉之、馮欽哉、弓富魁、胡德夫等，來會者十餘人。先生語西峯曰：「吾人在陝，無補時艱，若糾合同志，各招募百數十人，各得十數枝槍，經略平涼，西取皋蘭，統一甘省，建立革命基地，此其時也。」西峯曰：「子言誠然，時勢亦正可行，奈此少數槍枝無從獲致何？」先生勸岐山放棄陳樹藩所授之渭北游擊司

令，移其槍枝，共圖西進，岐山不能決，先生遂辭去。六月，應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鵬之約，校閱其北自黃河橋南迄武勝關沿途駐軍。適直皖戰起，雲鵬商同直軍旅長王承斌，使戰事止於德州琉璃河一帶，河南不戰，皖勝則歸皖，直勝則歸直，挽請先生調停之。先生素惡閻牆，且以皖軍必敗，而其邊防軍新兵甚可愛，乃為奔走於鄭洛兩軍間，使豫境不戰以待前方戰事之解決；結果皖敗而豫遂歸直。七月孫禹行成立直隸保衛團，

促先生任營長，旋禹行長第十五混成旅，先生任其參謀長。是時北方兵變頻仍，先生嘗撫視部曲而誡之曰：「變兵劫財，多在夜間，荷槍攜賊既不類，棄械轉懼他人劫；即使僥倖還鄉，亦必至使老親受驚，妻子蒙羞，又何敢以是種行藏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安然享受耶？」又誠幹部曰：「古稱兵猶火也，不戰將自焚也，今帶兵而不努力教練，認真約束，必至走上自焚之路，尙何愛國愛

民之足云。」未幾，李岐山為陳樹藩所害，先生為之痛惜不置。十年夏，陳樹藩亦為閻相文、馮玉祥所逐。

一舉肅清十大匪首

民國十一年夏，直奉戰起，孫禹行任直軍西路司令，先生督戰抵良鄉以北之長楊村，敵忽挾優勢兵力來犯，先生力戰却之。越日拂曉，先生起巡視，遙見司令部山下有敵蜂擁而來，即率留守之少數學兵以機槍二挺擊退之。於是全線激戰竟日，司令部四週均遭砲火，先生沉着應戰，以寡敵衆，不少動，敵傷亡慘重，翌晨總退却。先生率部追擊至豐台，適豫督趙倜響應奉軍，靳雲鵬與戰不利，奉令南下援豫，遂轉出鄭州許昌間。旋奉軍退永平，豫亂亦平。戰後先生任第十五旅第二團團長，禹行兼冀南鎮守使，並兼右翼巡防統領，先生實佐理其事。

冀南有所謂十大匪首，連年騷擾，民不聊生，孫禹行奉命剿辦。適國父由港抵滬，曹錕（時為直魯豫巡閱使）派禹行南下代表晉見，則匪事委先生主持。先生力闢匪徒亡命善戰之說，召將士而誥之曰：「人之生也，或勞心，或勞力，為土匪者則反是，既不能勞心，又

不肯出力，專以油滑取巧，欺壓善良，僥倖行險，乘隙偷生，懶惰怯懦，是其本性。吾人衛國保民，負責剿匪，但肯盡力，不須拚命，必奏大功。」於是命第一、二兩團及龐炳勳之騎兵營，分路兜剿，首將通匪賈路之南宮縣游擊隊長訊明正法，匪失却耳目，一舉而被擒者四、五百人，餘匪四散；再困之於南樂清豐之交，匪無法立足，乘夜突圍，分竄豫境。其年多，冀南地面，已趨平靜，乃劃三區分派指揮官肅清殘匪。迄十二年秋曹錕賄選，任總統，所謂十大匪首，或死或逃，已全部肅清。

時續西峯、劉允丞（名守中，三原人）居邯鄲之叢臺，常來大名說孫禹行倒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，並馳函相促，禹行不能答；先生以崔符通地，民生疾苦，國之所急，在此不在彼，遂之叢臺婉謝之。十三年五月，先生調長本旅第一團，駐定州。該團前團長病逝，部隊久失訓，先生力事整頓，兩月之間，撤換營長二，連長八，汰弱留強，嚴整紀律，內務整潔，冠於全旅；於是地方又安，商民稱慶，八月杪當道派員檢閱時，軍容已甚盛矣。旋直奉二次戰起，馮玉祥赴灤平指揮，胡景翼部集唐山作預備隊，禹行任京師戒嚴司令，方與西峯、允丞等議倒曹吳，促先生入京。先生以曹吳政治雖不良，尙知有國家人民，儘可建議促其整頓，今置縱兵殃民者不問，而先倒曹吳，實為不順。僵持至再，咸謂「倒曹吳一舉，事在必行，禹行計已決，特不願拂君意，亦以其所恃者在君也。」先生乃語禹行曰：「吾二人論私為知己，論公則兄為長官，無論公私，兄皆可



徐永昌將軍任軍令部長時的照相。

以指揮我，今日之事，問意見，我不同意，下軍令，我當從命」。議遂定。十月二十三日晨，馮玉祥率部入京，幽曹錕段（祺瑞），組織國民軍，馮部為國民軍第一軍，胡景翼部為第二軍，馮行部為第三軍。吳佩孚遼海南走，是所謂國民軍首都革命也，其事之發動與決策，雖不自先生，而其成功，實與有力焉，第不自居其功。國民軍第三軍此際，擁有一師六旅，馮行已請以師長昇先生，先生辭曰：「吾人此次革命，倉促間成立如許部隊，兄多病，我遷任師長，人其謂我何？」遂任本軍第一混成旅旅長，轄三步兵團及四獨立營，駐保定，負責肅清平漢路北段任務。

馮玉祥反三綱五常

十四年初，段執政任孫禹行為豫陝甘則匪總司令。並許以陝督陝。入甘治甘，禹行促先生兼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，由保入豫，統率全軍西進。七月初，入潼關，十二日抵渭南，陝督吳新田之北洋軍第七師已在臨潼一帶佈防；是時李虎臣蹤其後，田玉潔伺其側，威圖染指。先生召集連長以上幹部而誥之曰：「本軍部隊多為新兵，既無後路，利在速戰，如稍困頓，則四圍友軍，皆為敵矣；今率新兵，求猛攻速決，全在軍官。其次，吾人身至陝西，而家則在直、魯、豫、皖，設使他人部隊騷擾到吾人家中僅有之衣食用品，甚或殃及妻女姊妹，念此種種不良行為所加於吾人之痛苦與憎惡，吾人之所不欲者，憤亦毋施諸人。」越日抵澧水附近佈防，並分遣奇兵渡河襲敵，遂與戰，大破之，十六日晨進西

安。禹行於是任陝西督辦，先生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一師師長兼陝西警備司令。其餘第三軍各部陸續到達後，先生令廣續推進，實行入甘，乃段執政忽又任馮玉祥督甘，西進之議乃廢。

先生由保入豫後，胡景翼病逝，岳維峻繼長國民軍第二軍。秋九月維峻邀先生赴開封，吳佩孚亦遣代表來會，共商聯孫（傳芳）討奉。先生語維峻曰：「國民軍第二軍已成被奉軍包圍之勢，第三軍入甘不能，在陝亦難自給，國步方艱，聯吳驅奉，是亦一道。惟我如不戰，吳無出路，我戰而勝，彼亦不利，故作戰至某階段，吳必在後作亂，有如天道好還，實亦外此吳無出山之日也。欲解此危，莫若助靳薦青（雲鵬）組國民軍第四軍，吸收吳部，並以山東許之，斬為我友，吳可相安矣。」維峻稱善者再，惜未能用。十一月初，先生如約率部出潼關，過鄭州北上，與李景林戰，克之；長驅入保，即分兵出燭縣，而以主力撲任邱大城，向天津力攻。旋第一軍迫津西，敵總退却，孫禹行入津，任直隸督辦兼省長。但以靳雲鵬舊部觀望於魯南，孫傳芳坐視於徐州，李景林、張宗昌之直魯聯軍遂於十五年春向津反攻；奉軍再入關，吳佩孚部乘機抄襲，田維勤北上，寇英傑入豫，國民軍第二軍潰散於豫西，第一軍撤五原，馮玉祥下野走俄國，先生率所部及第三軍之願撤西北者退集包頭，實國民軍與以來所未有之厄運也。禹行以第三軍軍長昇先生，赴五原養病，先生但奉禹行名而代行其事，不自居於軍長也。是年深秋，玉祥回五原，先生適往視禹行病，禹行見先生至，大喜！語之曰：「煥

章（馮玉祥字）歸來，現正開打倒三綱五常會議，弟對此事觀感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予意綱是若網在綱之綱，常即經常之常。如一國之中有一負責者，一家之中亦有一負責者，此即是綱；又如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五者人之常行，亦即人類經常所守規範，此即是常。時人所要打倒者，為『父母可以不慈，子女不可不孝』，試問父母寧有不慈者乎，父母如不慈，即不是常而是變，比如父母因病或因誤會而一時失慈，子女即忤逆不孝，誠不應爾，所謂父母可以不慈，子女不可不孝，是指此而言，此不是常，常與變是相對的。孟子說：『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讐。』要知真個個君，即不能視臣如土芥。虞書說：『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。』人之頭腦或亂，其四肢亦隨之亂動，可見君臣相處，亦如一人首臂之相依，君之現象正當，即無視臣如土芥者。所以孔子說：『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』，此係常道，無何深理與義，何用打倒。」禹行曰：「善，所以我不去。」

北伐之役力克保定

當先生入陝之時，王法勤由廣州介紹俄代表錫拉尼中將來商助械事，孫禹行命先生與接談，情殊不洽；嗣禹行接受其顧問數人，派往先生所部第一師中，先生但飲食之。其年多冬第三軍入津後，俄顧問求去，先生即遣之。先生常謂：「俄人侵略成性，對我無好意，在近代中俄交涉史中，所有兩國邊界情形，一展輿圖，即可證明。而彼則強調扶助弱小民族，殊不知其扶助也者，乃先助某國一部分人民脫離本國而獨立，再即將之

併入俄國，美其名曰聯邦，實乃劫持之使爲附庸耳。今在五原，復因助械事對馮玉祥曰：「俄國援助吾人，誠意雖有，但存心不善，否則何不將中東鐵路依約交還中國耶？」於是返包頭，謀屯壘，赴晉謁晉綏軍總司令閻公錫山，閻公重其爲人，深與相結。十六年春，先生遂率國民軍第三軍以客軍入晉，駐汾陽。禹行養病於汾陽之峪道河，旋即赴滬。

民國十六年春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中正率北伐軍進抵京滬，夏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晉綏易幟，參加北伐，閻公錫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，先生奉命率國民軍第三軍駐井陘；秋，合楊愛源將軍所率晉綏軍出平山，與其他由龍泉關、倒馬關、紫荆關及天鎮東出之晉綏各軍相呼應。於是掃蕩滹沱河之線，攻抵行唐，敵還陣沙河，復突破之，敵全線北退；先生率部追擊，過定州，直薄望都。適以定州突被奇襲，各軍倉皇西退，先生馳騎追之曲陽，語諸將曰：「閻公輕軍駐東長壽，正太路空虛，敵軍數日可抵太原，若是則君等將安所歸？」乃要求各軍各遵原路撤退，並指揮所部從容退集於獲鹿平山一帶，佈防於滹沱河線。閻公委以北方軍東路軍總指揮，先生請對所部國民軍第三軍，仍以客軍待遇，閻公嘉其義，成其請。先生受命，即令晉綏軍楊效歐師固守獲鹿，連接至國民三軍滹沱河之線，其餘晉綏部隊，悉令退集井陘山地，構築工事，運煤炭，積雪水，備糧秣，謀固守以待敵之可勝。三四月後，敵大舉來犯，先生在前方略予周旋，一夜之間，即率全軍進入山地，佈防北起觀音

陀，中經井陘山、雪花山，南迄固關以南之線，敵幾經力攻，莫如之何。先生與楊愛源將軍交情素篤，北伐之役，尤配合得宜，人多以國劇中明季之「徐楊兩家」稱之。

先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爲促寧漢團結，辭職赴日，十七年一月歸國復職，並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繼續領導北伐，同時國民政府任命馮（玉祥）、閻（錫山）、李（宗仁）分任國民革命軍第二、三、四集團軍總指揮。夏初，先生率所部及第三集團軍東路軍反攻，出井陘，過獲鹿，與循津浦線前進之第一集團軍及沿平漢線北上之第二、四集團軍，互爲聲援，一戰越滹沱河，再攻至望都，敵前方某軍向先生輸誠，敵遂總退却。五月底先生克保定，閻公命即留保，派第三集團軍北路軍總指揮商震追敵北上入平津。旋各集團軍陸續到達，蔣公北上與閻、馮、李各總司令會於北平，謁 國父靈於西山碧雲寺，先生均躬與其事。蔣公詢先生對國事意見，先生以外患內憂，多在北方，建議定都北平，或將軍事學校設於北方，藉資整訓，深蒙嘉許。嗣決定各集團軍抽兵肅清滌東，命先生與其役。在雙方相持間，先生令所部呂汝驥騎兵繞渡，直襲灤州城而下之，直魯軍潰，灤東平。未幾，東三省宣佈易幟，國家乃告統一。北伐之役，戰場廣闊，苦戰經年，先生策劃焦勞，指揮若定，厥功甚偉。

綏遠苦旱人緣賑災

當先生甫入保定之際，接滬電謂孫禹行逝世，先生大慟，即在保率國民三軍袍澤開會追悼，

並爲之迎靈發喪。迨北伐完成，先生以所統國民軍第三軍，原受符於前軍長孫禹行，孫存則義當返壁，現孫病逝，而以所部易帥改隸，應可邀諒孫公於九泉。於是將所部整編爲兩師（師長馬廷守、方克猷）、一騎兵旅（旅長呂汝驥）、一砲兵團（團長梁鑑堂），正式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閻總司令麾下，釋兵遂初。是秋，受任綏遠省政府主席，時綏省苦旱，野有餓殍，土匪橫行，民不能安其居，先生親商請賑濟督辦朱慶瀾運東三省餘糧以救綏災，又洽請華洋義賑會會長張元善以工代賑，開築河渠。以先生宅心之仁，赴事之勇，交遊之廣，得道多助，賑糧源源而來，足食興工，有如豐歲，實爲歷來救災聲中所僅見，人稱之爲「人緣賑災」。同時督同晉綏軍努力剿匪，以蘇民困。十八年春，匪清災消，農田亦依時播種。在綏省地方已趨安定之際，先生乘間回晉尋父母墓，墓在大同興國寺義阡，葬者纍纍，友好議改卜，先生曰：「父母葬斯地有年矣！精氣歸於土，而以遺骸遷，非予之所忍也。」又議盡遷其隣冢，先生曰：「不忍於己之父母者，乃忍於人之父母乎？」因不復改卜，而別置田若干，施諸寺，進寺僧而告之曰：「後之來葬義阡者，以此田爲贍，域內之家，欲遷者聽其遷，不遷者皆我父母隣也，其善視之。」乃加封樹，並於諸隣冢俱覆土增崇，使無就夷廢，有以慰孝子慈孫終天罔極之思焉。又赴崞縣祭掃祖塋，纂修譜牒，並送續西峯之葬；西峯於十五年夏國民軍西撤期間，病逝天津，其年冬運柩回籍營葬。

（下期續完）